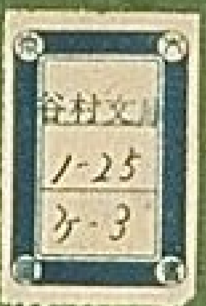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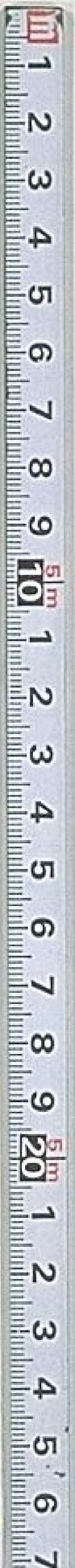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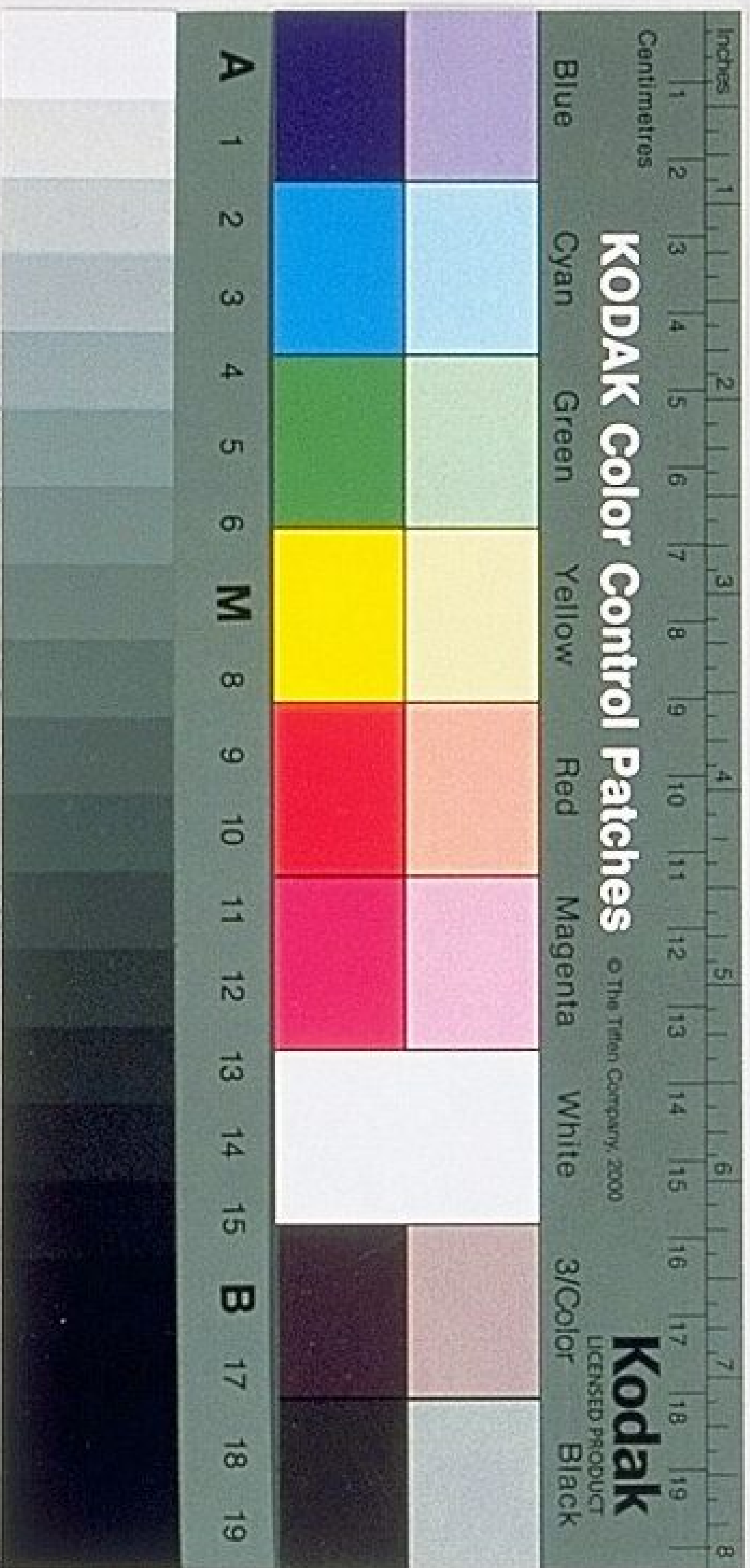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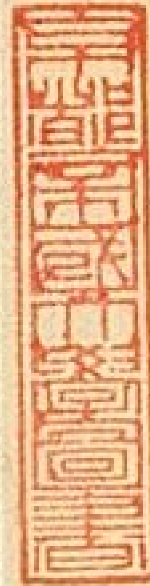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LICENSED PRODUCT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
M
B
Inches
Centimetres

t017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十七

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一十人見録





寶誌禪師金城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泰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擐剪刀尺銅鑑或掛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讖記士庶皆共事之齊永明七年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

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武帝尋厭世齊亦於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譚其隱淪則遁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帝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曰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識者以為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又製大乘讚二十四首盛行於世(餘諸辭句與夫禪宗旨趣具會略錄十首及師製十二時頌編于別巻)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于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軟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于鍾山獨龍阜仍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初師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人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師亡時蓋年九十七矣勅謚妙覺大師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梁天監十一年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達磨(時謂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韛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說一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遮大

會大通二年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時有慧集法師聞
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恐惑衆遂呵之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遣弟子傅暀致書于梁高祖書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
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
為本不著為宗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為本治
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
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
遣弟子傅暀告白暀投太樂令何昌昌曰慧約國師猶復置啓
翕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暀燒手御路昌乃馳
往同泰寺詢皓法師皓勸速呈二月二十一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
迎既至帝問從來師事誰耶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
昭明問大士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
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又問何為真諦曰息而不滅帝曰

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白臨財無
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居
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
妙法不出真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
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
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大士講金剛經大士登座執拍板唱經
成四十九頌大同五年奏捨宅於松山下因雙檮樹而創寺名曰
雙林其樹連理祥煙周繞有雙鶴棲止太清二年大士誓不食
取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
瀝血和香請大士住世大士愍而從之承聖三年復捨家資為衆
生供養三寶而說偈曰傾捨為羣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露
雨流澍普無邊陳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遶連理樹行道感
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為我補

處也其山忽起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時有慧和法師不疾
而終嵩頭陀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
可久留也時四側華木方當秀實欻然枯悴太建元年己丑四月二
十四日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
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
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鍾來鎮于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
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慎勿棺斂但壘甓作壇移屍於上
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處其下又問諸佛涅
槃時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
等次補釋迦及傳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
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
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
像及九乳鍾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見在晉天福九

年甲辰六月十七日錢王遣使發塔取靈骨十六片紫金色及道
具至府城南龍山建華寺寘之仍以靈骨塑其像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
恕聞于閭里嘗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
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徧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遂發心
尋友時慧聞禪師有徒數百（聞禪師始因背手探藏得中觀論發明禪理此論即西天第十四祖龍樹大士所造遂遥稟龍樹）
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三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
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
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猶無
所得深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爾開悟法華三昧最上
乘門一念明達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學侶日至激勵無倦
機感寔繁乃以大小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
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以北齊天保中領徒南邁值梁

孝元之亂權止大蘇山輕生重法者相與冒險而至填聚山林師示
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遥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
不眞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
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
兮無比況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
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
及内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其他隨叩而應以道俗所
施造金字般若法華經時衆請師講二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
智顗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
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見前吾既身
證不勞致疑顗即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顗即天台教主智者大師如下章出焉陳光大
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乃曰吾寄此
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處

林泉勝異師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
吾此坐禪賊斷吾首尋得枯骸一聚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慰
勞供養目爲大禪師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
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于見證者隨有所須吾
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有荅者師乃
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雲辯號叫師開目曰汝是惡魔吾將行矣何
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備室頂暖身耎顏
色如常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凡有著述皆口授無
所刪改撰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
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顗荊州華容人姓陳氏母徐氏始娠
夢香煙五色縈繞于懷誕生之夕祥光燭于鄰里幼有奇相膚不
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即隨念之忽自憶

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悅焉如夢見大山
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
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出家二十進具陳天嘉元年謁光
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
矣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定慧
融會宿通潛發唯自明了以所悟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吾莫識
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
窮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既承印可太建
元年禮辭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辯才故晝夜征惓
七年乙未謝遣徒衆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
峯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憶
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悲喜交懷乃執手
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鍾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犍稚

集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汝宜居焉開山後
宣帝建修禪寺割始豐縣租以充衆費及隋煬帝請師受菩
薩戒師爲帝立法名號摠持帝乃號師爲智者師常謂法華
爲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
眞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玄義首釋名辨
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喩齊舉謂一乘妙法即衆
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爲所染如蓮華處于淤泥而體常淨故
以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含
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
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喩人單複具足凡七種（單三複三具足一）攝一切名妙
法蓮華即複之一也（法譬爲複）名以召體體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
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則力
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

擬判爲五時八教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爲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爲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秘密不定也化法四教即藏生滅四諦通無生別無量圓也無作四諦唯法華圓理乃至生死即涅槃一色一香無非實相該三世如來所須罄彈其致四正三接至廣如來教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眞俗中示三止三觀一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爾即圓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經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大師以心傳心不滯名數直爲上上根智俾忘筌忘意故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補師窮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

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義以絶其慮一理即佛者十法界衆生下至蟭螟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即心即佛觀此而生信也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堪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薰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自此已下簡暗證者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爲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名資糧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七信以去見思惑自落得六根清淨如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惟通悟者善巧融會五分眞即佛者三心開發得眞如用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十一位盡目爲因分位雖殊圓理無別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皆云見道位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也起信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全名寂滅上忍也別教稱佛攝對圓行第二位耳藏通二教佛可知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屈不濫通具法報化三身爲正三寶三德屬對交絡乃至十種三法含攝無遺偈云道識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寶德一皆三法隨居四土爲依四土者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居之身土稱稱二實報無障礙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居他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四淨

穢同居（並爲應化土也前菩薩二乘凡夫所居）其實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爲對機故假
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
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徧也檀翻名施禪師之法徧施有情隨根得益如云世界悉檀生歡喜益云云）門人
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爲天台教別卽分諸部類（法華玄義句）
（大小止觀金光明仁王淨名涅槃諸章十六觀經等及四教禪門凡百餘軸）歷代付授盛于江浙隋開皇十七年十
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
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侍者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辦師
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師初欲建寺於石橋禪寂見三神人皂幘絳衣從一老僧謂師曰若欲造寺今非其時三國成一當有大力施主與師造寺寺成國卽清宜號爲國淸言訖不見開皇十八年帝遣司馬王弘入山依圖造寺方應前讖）師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
寺百尺石像前不進至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久
應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若不領衆必淨
六根損已利他獲預五品耳（五品弟子卽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與思大禪師共讃其德）命筆作觀心
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四十弟子等迎歸

迯當作逆

佛隴巖大業元年九月煬帝巡幸淮海遣使迯弟子智璪
及題寺額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龕室唯覩空棺時會
千僧至忽剩一人咸謂師化身來受國供師始受禪終
乎滅度常披一壞衲冬夏不釋來往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造
大道場一十二所國淸最居其後及荊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
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
事迹甚多廣如本傳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祇殑
伽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音聲爲佛事但以
此土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
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卽荅曰我
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
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

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
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
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慧
儼慧岸木叉三人御書寺額普光王寺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敕
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
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耶曰觀音化
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皇朝太平興國中

太宗皇帝重創浮圖壯麗超絶

萬迴法雲公者虢州閿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
生始在弱齡嚚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
來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
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
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鄰里驚
異有龍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室嘗有正諫
大夫名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旦言與
明師復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高宗召入内時有扶風
僧蒙須者甚多靈迹先在内每曰迴來迴來及公至又曰替
到當去迨旬日而須卒景雲二年辛亥十二月八日師卒于長安
醴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柔輭制贈司徒虢國公
喪事官給三年正月十五日窆于京西香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衣
布裘人或問佛理止荅隨時二字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
僧驚畏本寺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
語潛聽者都不體解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啓
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師曰氷壺無影像猨猴探水月曰此

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
拾俱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山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
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沙弥舉似和尚趙州代豊干云文殊文殊）
後迴天台山示滅初閭丘公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忽患頭疼
醫莫能愈師造之曰貧道自天台來謁使君閭丘且告之病
師乃索淨器呪水噴之斯須立瘥閭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
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
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閭丘拜辭乃行尋至
山寺問此寺有豊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有僧
道翹對曰豊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閴無人矣寒拾二人見在
僧厨執役閭丘入師房唯見虎迹復問道翹豊干在此作何
行業翹曰唯事舂穀供僧閑則諷詠乃入厨尋訪寒拾如
下章敘之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豊縣西七十里有寒明二巖以其
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為冠
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
廊下徐行或時叫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翻身拊掌大
笑而去雖出言如狂而有意趣一日豊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臺
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豊干曰汝不是我
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麼豊干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
是我同流豊干滅後閭丘公入山訪之見寒拾二人圍鑪語笑
閭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寺僧驚愕曰大官何拜風狂
漢耶寒山復執閭丘手笑而言曰豊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
寒拾相攜出松門更不復入寺閭丘又至寒巖禮謁送衣
服藥物二士高聲喝之曰賊賊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報汝
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閭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

遺物於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共三百
餘首傳布人間曹山本寂禪師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聞
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子及問之云孤棄
于此豐干乃名為拾得攜至國清寺付典座僧曰或人來
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爾登
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憍陳如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
聲聞僧驅之靈熠忿然告尊宿等罷其所主令廚內滌器
常日齋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負之而去一日掃
地寺主問汝名拾得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什麼在
何處住拾得放下掃箒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胸云蒼天
蒼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
二人作舞哭笑而出有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廚下食為烏所

有拾得以杖扶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此夕神附夢
于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牒申州
縣郡符至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為賢士
(隱石而逝見寒山章)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以拾得偈附之今略錄數篇
見別卷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腲(烏罪切)
脮(奴罪切)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
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葅才接
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雪中臥雪不沾
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售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
雨即著濕草屨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
膝而眠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
迴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叉手而

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爲只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遮裏作什麽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尚別云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遮个人曰如何是遮个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絶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彊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淸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二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嶽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説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東堂全身見存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於何住我一千年領諸眷屬覓汝起處不得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法眼舉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麽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云善哉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已阿難問佛云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玄覺徵云什麽處是世尊舉鞭處雲居錫云要會麽如今歸堂去復是阿誰東禪齊拈云什麽處是外道悟處宗中道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鞭處彼會還得也否

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世尊王敕有情無情便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即去佛處不得又無厭足王入大寂定王敕有情無情皆順於王如有一物不順王即入大寂定不得雲居錫云有情去也且從只如山河大地是無情之物作麽生說亦隨王去底道理

罽賓國王秉劍詣師子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師曰已得蘊空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師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師乞頭還得否師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出白乳王臂自墮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不能與頭作主玄覺云玄沙恁麽道要人作主不要人作主若也要人作主蘊即不空若不要人作主玄沙恁麽道意在什麽處試斷看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什麽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賞鎖是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長安州鎖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遮箇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拊掌三下

樂普侍者謂和尚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樂普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侍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什麽處是雲居錫云什麽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古是有許多言語麽又云麽公有多少言語

有兩僧各住庵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一日上山相見上庵主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麽處下庵主曰只在庵裏造箇無縫塔子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箇無縫塔就庵主借取樣子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舉云且道借伊樣子不借伊樣子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匝乃云傳語婆子轉藏經了也其人迴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開全藏爲甚開半藏玄覺徵云什麽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箇婆子具什麽眼便恁麽道

有老宿令人傳語思大禪師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麽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玄覺徵云

且道是山頭語山下語

龍濟修山主問翠巖曰昔乾闥婆王奏樂供養世尊直得須彌振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菩薩得忍不動聲聞頗我只如迦葉作舞意旨如何對曰迦葉過去生中曾作樂人來習氣未斷山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翠巖無對 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頗我 正什駭驌馬搖頭狼

有僧親什老宿一夏不蒙言誨僧歎曰只恁麼空過一夏不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也老宿聞之乃曰闍梨莫歎言酷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恁麼道鄰房僧聞曰好一鑊羹被兩顆鼠糞汚却 玄覺徵云且道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歎為什麼道鼠糞汚却若不肯他有什麼過驗得曉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寐語

僧問老宿云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 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李翱尚書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老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 法眼別云汝作什麼來 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坐得僧無對 法眼代云識得汝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 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什麼假船無對 天台韶國師代云不勞驚衆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為什麼有漏 天台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是曰為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 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為什麼不去岸上死

僧問靈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大章如庵主別云作麼作麼

江南國主問老宿子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什麼處放歸宗柔代云好放痩

南泉和尚遷化陸亘大夫來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大夫曰院主道得亘即哭無對歸宗柔代云哭哭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即知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遮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

僧問仰山彎弓滿月翻鏃意如何仰山曰翻鏃僧擬開口仰山曰開口驢年也不會僧無對南泉代側身而立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無對潙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優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通無路山主爭得到來歸宗柔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柔代云將此經歸寺啟請流通

歸宗柔和尚問僧看什麼經曰寶積經柔曰既是沙門爲什麼看寶積無對柔自代云古今用無極

劉禹端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尚雨從何來曰從端公問處來端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公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什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婆子時方收稻次僧問曰徑山路何處去婆曰驀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脚僧又問上岸稻得恁麼好下岸稻得恁麼怯曰下岸稻總被螃蟹喫却也僧曰太香生曰勿氣息僧又問婆住在什麼處曰只在遮裏三僧乃入店內婆煎茶一缾將盞子三箇安盤上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無對又不敢傾茶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盞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你父耶你父耶名什麼無對（法眼代云但將衣袖掩面）

法眼却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什麼語無對（法眼自代云他是孝順之子）

僧問講彌陀經坐主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作麼生講坐主曰基法師道眞友不待請如毋赴嬰兒僧曰如何是眞友不待請（法眼代云此是基法師語）

泉州王延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傅識大師）

僧舉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時文殊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五雲和尚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只如教意怎生體解）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眞箇道場（玄覺徵云只如此二尊者語還有親疎也無）

雲巖院主遊石室迴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看爲只恁麼便迴來（院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巖曰汝更去作什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見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爲主

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來覓其僧不見後有人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洞山會下有老宿去雲巖迴洞山問汝去雲巖作什麽答云不會（洞山自代云堆堆地）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來師舉拂子僧並不顧師亦打又一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示師亦打（雲門代云只疑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閩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遮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遮裏）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什麽得見）

法眼和尚問講百法論僧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麽生說兼舉（有老宿代云共甲與作个法座歸宗柔別云不勞和尚如此）

僧塑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五雲曰什麽處是二鐵圍山還會麽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其人茶兩兩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

洪州大寧院上狀請第二座開堂人問何不請第一座（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注洞山曰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麽生注（法眼代云恁麽即弟子不注也）

法眼和尚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麽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九峯和尚入江西城人問入鄽教化以何爲眼九峯曰日月不曾亂（法眼別云持有眼）

僧問龍牙終日區區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暇恁麽會還息得人妹情麽除此外且作麽生會龍牙意）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肯問一箇他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路布誑得無用處不如子細體取古人意好

鼓山曰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鼓山曰拽出遮死屍著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鼓山晚間聞去乃曰好與拄杖東禪齊云遮僧若不肯鼓山有什麼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上座試商量看

有庵主見僧來豎火筒曰會麼曰不會庵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什麼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

雲門和尚以手入木獅子口曰咬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迴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什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才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也

鷂子趂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什麼顫法燈代云怕佛

悟空禪師問忠座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什麼人證明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僧問老宿寬兮歸去來食我家園葚如何是家園葚玄覺代云是亦不會不得法燈別云汚却你口

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爲什麼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莫舉法眼代云恁麼即不去也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法眼代云汝道

（禮拜是什麼義）僧問圓通和尚一塵才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麼圓通曰喚什麼作塵又問法燈曰喚什麼作禪牀（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答語又作麼生會莫道又答一轉子）

玄覺和尚聞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東禪齊云上座道是鳩子聲便成謗法什麼處是謗處若道不是還得麼上座且道玄覺意作麼生）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惺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得麼莫不會每日見箇什麼）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法眼代云爾是什麼人）

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什麼却有金鎖難（五雲代云只爲無爲無事）

老宿問僧什麼處來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老宿曰還見祖師麼（歸宗柔代云大似不相信）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什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又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是弟子）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五雲代云與猶未已）後有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門意作麼生法眼曰大小雲門被遮僧勘破（五雲云曰什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會麼法眼亦被這僧勘破也）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師自代云被眼礙）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前建長住持比丘　士曇
前萬壽住持比丘　可什
大聖住持比丘　元均
正覺比丘　元顒
大禪比丘　勝源
天祥比丘　宗興

延祐丙辰重刊于湖州道場山禅幽之菴

景德傳燈録巻第二十八

諸方廣語一十二人見録

南陽慧忠國師語　洛京荷擇神會大師語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語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語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語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語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語　趙州從諗和尚語
鎮州臨濟義玄和尚語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語
潭州羅漢桂琛和尚語　大法眼文益禪師語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来運用徧於身中挃頭頭知挃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脫皮人出

常切　尤穴　鄙或作聖

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
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
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
者邪正莫辨孰為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
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即
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
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
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為師曰他云開佛知見
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邪僧又問阿那箇是
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
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為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即不
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
義譬如寒月水結為氷及至暖時氷釋為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

不切

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
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心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
無有間歇曰某甲為什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佛
得聞曰衆生應無分邪師曰我為衆生說不為聖人說曰某甲聾瞽
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解
說師曰我若得聞即齊諸佛汝即不聞我所說法曰衆生畢竟得
聞否師曰衆生若聞即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
嚴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
性有情復若為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邪曰若然者前舉南方
知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乎道他無佛性外
道豈無佛性邪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
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讎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
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

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
是無情佛耶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爾受位之後國土
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
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耶曰一切衆生盡居佛
身之上便利穢污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耶師曰衆生
全體是佛欲誰為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為質礙之物而
作佛身豈不乖於聖言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為而說無為汝
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
衆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
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揔別
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
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抛却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
性迥然而去名為解脫此復若為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

量二乘猒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乃趣
乎冥諦須陀洹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辟支佛一萬劫住於定中
外道亦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還却輪
迴曰佛性一種為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
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為此解師曰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汝南
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心外
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
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師曰汝那得入於邪
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
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
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
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真之道為學
世間生死斷常二見耶汝不見肇公云譚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

違眞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撫
掌而不顧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
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
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名
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眞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
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
但子細反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
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邪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
有物不曰身心無外寧有物邪師曰汝壞世間相邪曰世間相即無相
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禪客唯然受教常州僧靈覺問
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
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
能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師曰無心是眞度生若見有生可度
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
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
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
無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
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
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
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墮從
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
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
曰既得無物自在飢寒所逼若爲用心師曰飢即喫飯寒即著衣
曰知飢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
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
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

脫無心名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
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
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
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説非意所陳假使殑伽
沙劫住世説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
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即無無即佛曰無即言無何得
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佛即無曰既無纖豪可
得名爲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
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遊
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
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難何處不得逍遙又問
迦葉在佛邊聽爲聞不聞師曰不聞聞曰云何不聞聞師曰聞不聞
曰如來有説不聞聞無説不聞聞師曰如來無説説曰云何無説
説師曰言滿天下無口過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衆曰夫學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
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
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無
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已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
別行悟入此者直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爲最上
乘曠徹淸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
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修如拳如手見
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眞常自性
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
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立意即體眞
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人
問無念法有無否師曰不言有無曰恁麼時作麼生師曰亦無恁

處時猶如明鏡若不對像終不見像若見無物乃是真見師於
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戒定慧如何所用
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六祖答曰定則定其
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
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答曰前
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
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卻滅將滅滅卻生不了
生滅之義所見似聾盲答曰將生滅卻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卻生令
人心離境未若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
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問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
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
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為正答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
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

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答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
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
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
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
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
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
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為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
本故號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
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真如盡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
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
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
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

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
是自家非離眞而有立處立處即眞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
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眞如諸法不出於眞如行住
坐臥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爲有佛佛是能仁有
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
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
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
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
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栽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家用無
爲是有爲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眞如義心
眞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
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眞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
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爲識在悟
爲智順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
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
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
禪不修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眞正不造諸業隨
分過生一衣一鉢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
通久立諸人珍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若貪瞋癡起來切須防禦莫
教損壞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
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說遮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
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
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考
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
策子汝只爲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

句一經一論便說恁麼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是解即是生死若
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什麼尼薩耆突吉羅
最是生死本雖然恁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
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搖地獄待你
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多虛少
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辨親疎者是豈
須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即今洗淨威儀持瓶挈鉢者
是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遮箇遮箇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
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
事人貪箇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子中言語以為自己見知見
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
悉恁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遮裏更微細
在莫將等閑須知珍重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好箇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擔
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
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
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
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
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
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
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
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
莫久立珍重此日大眾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
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
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
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

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
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
度喻如嗔時無喜喜時無嗔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
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
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眞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
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
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
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
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歸如名
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
歸如也時有人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和尚
慈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啓毘尼之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
而達開遮秉威儀而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

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獅子之座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衆啓
鑿玄關開般若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斯夫
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
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總須茫
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
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曰和
尚深達佛旨得無礙辯又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
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
教之同異講唯識道光座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
可用無道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學
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錐之地什麼處聚衆來老僧無舌何
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
某甲卻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講華嚴志座主

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
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
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
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
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
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
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志禮謝
而去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喻如滑泥洗垢般
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
者即非凡夫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
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
期遠劫悟人頓見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
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

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
今請禪師明為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為六師心外求佛名為
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
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
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有行者問
有人問佛答佛問法答法喚作一字法門不知是否師曰如鸚鵡學人
語話自語不得為無智慧故譬如將水洗水將火燒火都無義趣人
問言之與語為同為異師曰一字曰言成句名語且如靈辯滔滔譬
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郭象號懸河春鸚稱義海
此是語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撓而不亂清濁
渾而常分齊王到此猶慙大夫之辭文殊到此尚歎淨名之說如今常
人云何能解源律師問禪師常譚即心是佛無有是處且一地菩薩
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于十倍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闍梨自己

是凡是聖答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僧能問如是境界經云仁者心有高下
不依佛慧故見之是也又問禪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
處師曰有人生作善惡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賊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
今了了見性云何不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
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
曰闍梨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開瞋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
去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即行去者是汝道講止觀慧忠座主問禪師辨
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
法中無如是事曰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
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座
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
觀心神亂且為當將心止心為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
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座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

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人問般若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
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
曰何處不是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
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
曰請禪師為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
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
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
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
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
教捨偽行入真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
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
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
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

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僧問萬法
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
何處更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性起身死豈
言性滅曰既言有性將出來看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
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
朝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坐臥對面不識
可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覓性萬劫終不見亦如
盲人不見日不是無日講青龍疏座主問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禪師如何體會師曰為般若體畢竟清淨無有一物可得是名無
法即於般若空寂體中具河沙之用即無事不知是名說法故云
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
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
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

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有法師問持般若
經最多功德師還信否師曰不信曰若爾靈驗傳十餘卷皆不堪
信也師曰生人持孝自有感應非是白骨能有感應經是文字紙
墨墨性空何處有靈驗靈驗者在持經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試將一
卷經安著案上無人受持自能有靈驗否僧問未審一切名相及法相
語之與默如何通會即得無前後師曰一念起時本來無相無名何
得說有前後不了名相本淨妄計有前後夫名相關鑰非智鑰
不能開中道者病在中道二邊者病在二邊不知現用是無等等法
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滅埋沒正智或斷煩惱或求菩提
背却般若波羅蜜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
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為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
人而人遠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人修因待果
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我為己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愚人執空

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薾著已疲大智體了心泰菩
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日用無生迷人見之前隔佛人問
如何得神通去師曰神性靈通徧周沙界山河石壁去來無礙
剎那萬里往返無蹤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愚人自無心智欲得四大
飛空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為說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
實相實相體空喚作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故云功德法身即
此法身是萬行之本隨用立名實而言之只是清淨法身也人問心
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照
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
火曰云何得知業障盡師曰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
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有行者問云
何得住正法師曰求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無邪正故曰云何得
作佛去師曰不用捨眾生但莫汚染自性經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

別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脫否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法過語言文
字不用數句中求法非過現未來不可以因果中契法過一切不可比對
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非離世間而求解脫僧問何者是般若師曰汝
疑不是者試說看又問云何得見性師曰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又
問如何是修行師曰但莫汚染自性即是修行莫自欺誑即是修
行大用現前即是無等等法身又問性中有惡否師曰此中善亦不
立曰善惡俱不立將心何處用師曰將心用心是大顛倒曰作麼生即是
師曰無作麼生亦無可是人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為是人受
罪為復船當罪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譬言如狂風折樹損命無
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眾生受苦處僧問未審託情勢指境
勢語默勢乃至揚眉動目等勢如何得通會於一念間師曰無有性
外事用妙者動寂俱妙心真者語默總真會道者行住坐臥是道為
迷自性萬惑茲生又問如何是法有宗旨師曰隨其所立即有眾義

文殊於無住本立一切法曰莫同太虛否師曰汝怕同太虛不吾怕師曰解怕者不同太虛又問言方不及處如何得解師曰汝今正說時疑何處不及有宿德十餘人同問經云破滅佛法未審佛法可破滅否師曰凡夫外道謂佛法可破滅二乘人謂不可破滅我正法中無此二見若論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至佛地者二乘亦是惡人又問眞法幻法空法非空法各有種性否師曰夫法雖無種性應物俱現心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義不立迷時人逐法悟時法由人如森羅萬象至空而極百川衆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極十二分經五部毗尼五圍陀論至心而極心者是總持之妙本萬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萬名盡心之異號耳又問如何是幻師曰幻無定相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機關木人如陽燄如空華俱無實法又問何名大幻師師曰心名大幻師身爲大幻城名相爲大幻衣食河沙

世界無有幻外事凡夫不識幻處處迷幻業聲聞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薩識幻法達體幻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師轉大幻法輪成大幻涅槃轉幻生滅得不生不滅轉河沙穢土成清淨法界僧問何故不許誦經喚作客語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離文字言語別有意耶師曰汝如是說亦是學語曰同是語言何偏不許師曰汝今諦聽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兎忘蹄也有法師問念佛是有相大乘禪師意如何師曰無相猶非大乘何況有相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爲說又問願生淨土未審實有淨土否師曰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若心清淨所在之處皆爲淨土譬如生國王家決定紹王業發心向佛道是生淨佛

國其心若不淨在所生處皆是穢土淨穢在心不在國土又問每聞說道未審何人能見師曰有慧眼者能見曰甚樂大乘如何學得師曰悟即得不悟不得曰如何得悟去師曰但諦觀曰似何物師曰無物似曰應是畢竟空師曰空無畢竟曰應是有師曰有而無相曰不悟如何師曰大德自不悟亦無人相障又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見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一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迹師曰若無蹤迹明知上來語不混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如何師曰作佛用是佛性作賊用是賊性作衆生用是衆生性性無形相隨用立名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即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

曰心是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即依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又問何名有大經卷內在一微塵師曰智慧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一微塵中一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河沙偈時人自不識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王師曰身為大義城心為大義王經云多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心為大經卷心為大義王若不了了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為說師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欻起煩惱為化生悟即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為衆生若了念念心體空名為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

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僧問言語是心否
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
言語既無心若爲是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
常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僧問如何是
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
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行住
坐臥並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歇去若不隨
外境風心性水常自湛湛去無事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
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惟世尊說
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
融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
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
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
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
會道及祖師來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
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須沉
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
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
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
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
脣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
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赴況我
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
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
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

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
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云見性
如隔羅縠只為情存聖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
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為識學詮文水乳
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
如大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
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
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
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
淨聞之即解如彼生公何足為羨與道全遠共兄弟論實不論
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喫
膿血一般總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來
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護如氷棱上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

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
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鑊湯裏煮煠一徧了從前記持憶想見
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為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
因而遭惡果且圖什麼兄弟只為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
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唯傳心印指
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
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
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
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
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飡之
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
百千人中撈摝一箇半箇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
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

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上堂曰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解作
活計者出來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衆合掌曰珍
重無事各自修行大衆不去師曰如聖果大師可畏勿量大人尚不
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爭奈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
為極則喚作理盡三昧義盡三昧以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
去幾恁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
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
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脣薄舌及乎問著總皆不道
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兄弟今時人擔佛著肩上行聞老
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束
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
師皆云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學

人悉生疑惑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答曰你若是佛休更涉
疑却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
祖師你恁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得
師曰你急手托虛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無動相早是
動也虛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皆是你情見曰虛空無動相尚
是情見前還甚中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何處扶持他
曰即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計
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
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後人恁麼行履今時學人披箇衣服傍
家疑恁麼閑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云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若何師曰你不認心（一本有）是佛智不是道老
僧勿（一作忽）得心來復何處著曰總既不得何異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

須當作煩

什麼太虛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
曰你若認遮箇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曰
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什麼
道又作麼生會曰某甲不知師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語喚作依通
人設見彌勒出世還被他燒却頭毛曰使後人知如何師曰你且自看
莫憂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令某甲自看未審如何師
曰具會妙會許你作麼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僧
語縱說是老僧說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即不須和尚之慈悲
指示師曰不可指東指西賺人你當參參和和時作麼不來問老僧
今時巧黠始道我不會圖什麼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
如未出家時曾作什麼來且說看共你商量曰恁麼時某甲不知師
曰既不知即今認得可可是邪曰認得既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
不認是什麼語話曰到遮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不會我更不

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合會師曰遮漢向你道不
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黠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學士問如水無筋
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麼筋骨兒
弟他學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
用知作麼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恁麼修恁麼行大
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
師曰要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背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如
和尚無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
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行作麼處不
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背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作
麼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旦至夜忽東行西行你尚
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當東行西行總不思量
是否師曰恁麼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無言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

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
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提道
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逕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
曰不管他別不別兼不曾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座主他教家
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曰究竟令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所
問元只在因緣邊看你且不奈何緣是認得六門頭虛你但會佛
那邊却來我與你商量兄弟莫怎麼尋逐不住怎麼不取古人語行
菩薩行唯一人行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菩薩後覓心行起
處便擬撲倒如是經無量劫覓一念異處不得方與眷屬禮辭
諸歎供養猶是進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況絕功用處空文殊
普賢更不話他兄弟作麼生道行是無覓一日行底人不可得
今時傍家從年至歲只是覓究竟作麼生空弄脣舌生解曰當
怎麼時無佛名無衆生名使其中作麼圖度師曰你言無佛名
無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悉屬佛出世
時事了不可不言師曰你作麼生言曰設使言言亦不及師曰若
道言不及是及語你虛怎麼尋逐誰與你為增者既無為增者
誰是那邊人師曰你若不引教來即何處論佛既不論佛老僧
與誰論遮邊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為因如何師曰是他
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猩猩白牯
行履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為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為修行
師曰才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
由分曰無聞和尚說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師曰緣
生故非曰報化既非真佛法身是真佛否師曰早是應身也曰若
怎麼即法身亦非真佛師曰法身是真非真老僧無舌不解道
你教我道即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真佛師曰遮漢共我九十老人相
罵向你道了也更問什麼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虛空曰伏承華嚴

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適來道什麼語其僧重問師顧視
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什麼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好
去珍重
趙州從諗和尚上堂云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
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不問
即無煩惱且實際理什麼處著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
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道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心
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什麼如羊相似亂拾物
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者便教合却口老僧亦
教合却口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喫物佛法在什麼處遮裏千
人盡是覓作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
心病最難醫未有世間時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從一見老
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一箇主人公遮箇更用向外覓物作什麼正

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去也時有僧問承師有
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僧曰此猶是壞底
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
鎮州臨濟義玄和尚示衆曰今時學人且要明取自己真正見解
若得自己見解即不被生死染去住自由不要求他殊勝殊勝自
備如今道流且要不滯於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處病在
不自信處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徇一切境脫大德若能歇得念念
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汝欲識祖師麼即汝目前聽法底是學
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學與他祖師大遠在莫錯
大德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迴三界徇好惡境向驢牛肚裏去
也如今諸人與古聖何別汝且欠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
如此見是一生無事人一念淨光是汝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光
是汝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光是汝化身佛此三身即是今日目

前聽法底人爲不向外求有此三種功用據教三種名爲極則約
山僧道三種是名言故云身依義而立土據體而論法性身法性土明
知是光影大德且要識取弄光影人是諸佛本源是一切道流歸舍
處大德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
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田內有無
位眞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山僧
見處坐斷報化佛頂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如擔枷帶
鎖羅漢辟支猶如糞土菩提涅槃繫驢馬橛何以如斯蓋爲不
達三祇劫空有此障隔若是眞道流盡不如此如今略爲諸人大
約話破自看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見在諸人作
麽生滿目覷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
徹得坐卻凡聖坐卻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許爲緣爲對
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
毫唯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麽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
少人聽非是小事夫魔外道是孤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誑如今沙
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沉幾時休息云自家幸
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麽
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
徹即今遮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
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麽時有僧問從上宗旨如何師默然僧再問
師乃叱之僧問從何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入是方便僧問初心
人來師如何指示師曰什麽處得初心來僧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師
提接師以杖指之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恁麽爲汝却成抑屈於
人如今若的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久踐與過

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
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奈何汝無始積劫動諸妄情結
成煩惱如重病人心狂熱悶顛倒亂見都無實事如今所覩一切境
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
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如今兄弟
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為汝了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
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
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將此造次排遣生死賺汝一生
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取好無事珍重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諸上座不用低頭思量思
量不及便道不要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
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既然如是
為什麼却特地艱難去兼為不丈夫男子儱儱侗侗無些子威光
慼慼地遮護箇意根恐作人問著我常道汝若有達悟處但去却
人我披露將來與汝驗過直下作麼不肯莫把牛迹裏水以為大
海佛法徧周沙界莫錯向肉團心上妄立知見以為疆界此見聞覺
知識想情緣然非不是若向遮裏點頭道我真實即不得只如古
人道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是汝見我我見汝便
是麼莫錯會若是遮箇我我隨生滅身有即有身無即無所以古佛
為汝今日人說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盡莫將為等
閑生死事大此一團子消殺不到在處乖張不少聲色若不破受想
行識亦然役得汝骨出在莫道五陰本來空也不由汝口便解空去
所以道須得親徹須真實也不是今日老師始解恁麼道他古聖告
報汝喚作金剛秘密不思議光明藏覆蔭乾坤生凡育聖亘古亘
今誰人無分既若如此更藉何人所以諸佛慈悲見汝不奈何開方
便門示真實相我今方便也汝還會麼若不會莫向意根下擔

怪僧問從上宗門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即不無汝喚什麼作宗門曰恁麼即學人虛施此問師曰汝有什麼罪過問佛法還受雕琢也無師曰作麼不受曰如何雕琢師曰佛法問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何是不生不滅法師曰用不生不滅作麼問才擬是過不擬時如何師曰擬有什麼過曰恁麼即便自無瘡也師曰合取口問諸境競中以何爲主師曰那箇是諸境曰莫只是疑處是麼師曰把將疑處來問正恁麼時是什麼師曰不恁麼時是什麼曰學人道不得師曰只裏是什麼塞却師又曰諸人朝晡恁麼上來下去也只是被些子聲色惑亂身心不安若是聲色名字不是佛法又疑伊什麼若是佛法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擬把身心湊泊伊若是聲色名字揔是聲色名字若是佛法揔是佛法會麼異聲無聲異色無色離字無名離名無字試把舌頭點看有多少聲色名字自何而色以何爲名三界如是崢嶸尚覓出頭不得因什麼却特地難爲上去只爲諸人自生顛倒以常爲斷悟假真妄外馳求強揑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與人商量便是些閑閑人語到遮裏才舉著佛法便道莫心即差動念即乖尋常諸處元無口似紡車揔便不差去佛法事不是隔只瘥皆由汝狂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搥子搥背便作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箇箒子掃東掃西便各照管是汝尋常打柴何不顧覽見招呼便悟去上座佛法莫向意根下皮袋裏作則度汝成自賺我不敢網絆初心聾瞎後學各自究去無事珍重

儚莫結切 偰先結切

則當作測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座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好不上來好或有上座道不上來却好什麼處不是更用上來作什麼更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須到和尚處始得諸上座且道遮兩箇人於佛法中還有進趣也未上座實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鎚生盲生聾無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彼二人揔不得為什麼如此爲伊執著所

以不得諸上座揔似恁麼行脚揔似恁麼商量且圖什麼爲復只要會示
脣觜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爲復執著理執著事
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麼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
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座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
垂手諸上座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座時常
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揔是都來圓取諸上座
傍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山僧在衆
見此多矣更有一般上座自已東西猶未知向遮邊那邊東聽西聽說
得少許以爲胸襟仍爲他人注解將爲自已眼目上座揔似遮箇行
脚自賺亦乃賺他奉勸諸上座且明取道眼好些子粥飯智慧不足
可恃若是世間造作種種非違之事入地獄猶有劫數且有出期若是
錯與他人開眼目僧在地獄冥冥長夜無有出期莫將爲等閑奉
勸且依古聖慈悲門好也古聖所見諸境唯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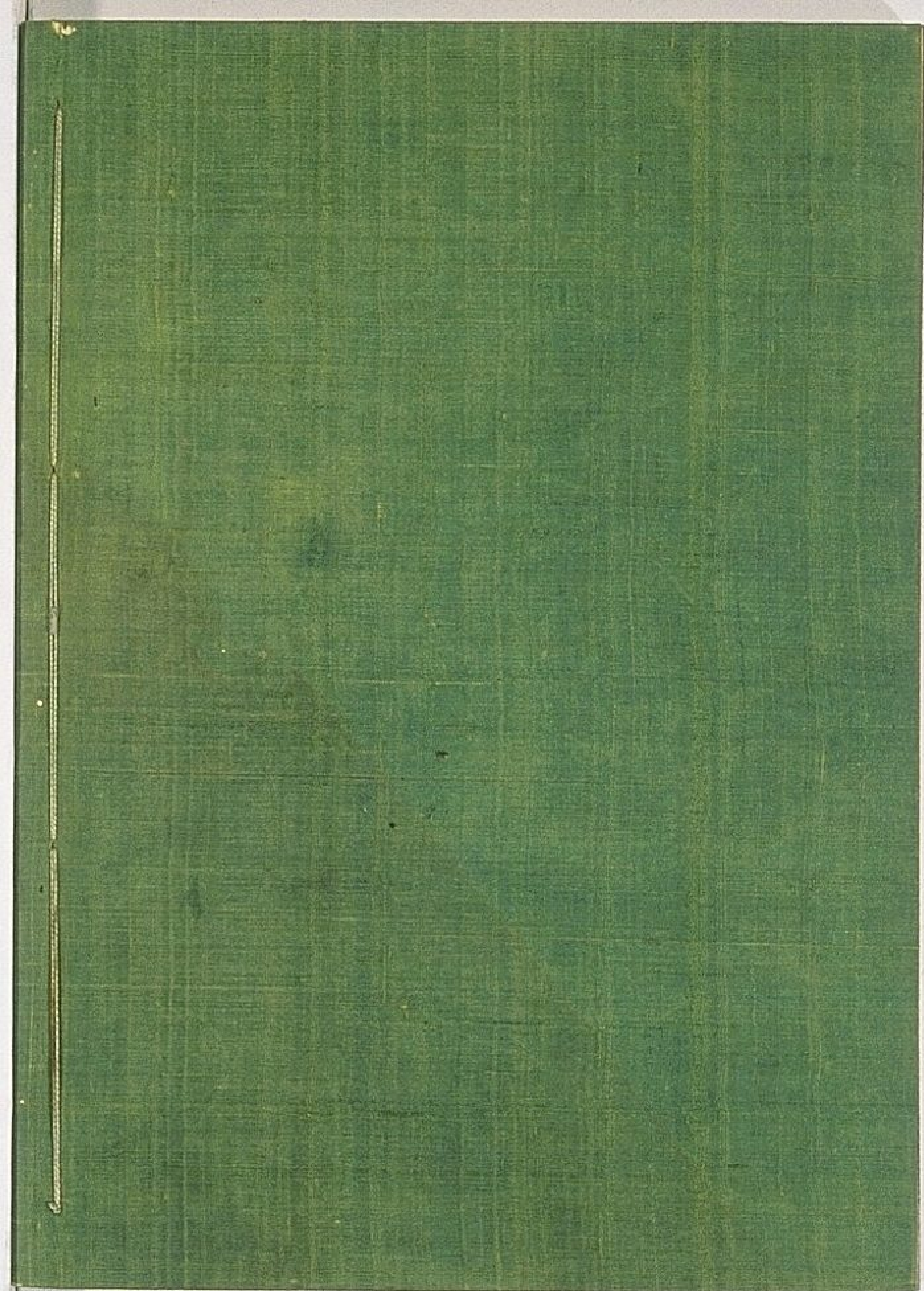
動幡動仁者心動但且恁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也師良久又云諸上
座取也得取也得時僧問學人不爲別事請師直道師曰汝是不
爲別事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心師曰那箇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學
人不見師曰汝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便會取問古人才見人恁麼來便叫失也古人意如何師曰汝不信
但問別人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汝不妨聰明問法同法性入
諸法故古意如何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解修行底人師曰汝是什
麼人曰恁麼即不落因果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識本還源時如何師
曰謾語問明暗不分時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對境數起底心
師曰恰道著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謝指示問決擇之家如履
輕氷如何決擇師曰待汝疑即道曰學人即今疑師曰嚇阿誰問
從上宗乘如何履踐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問如何是末後句
師曰苦問如何是玄言妙旨師曰用玄言妙旨作什麼問如何是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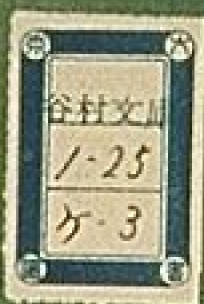
道師曰恐難副此問問承教有言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
形如水中月如何得恁麼師曰如何得恁麼問教云佛以一音演說
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學人如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已是
不會古人語也因什麼却向伊道汝甚解何處是伊解處莫是於伊
分中便點與伊麼莫是爲伊不會問却反射伊麼且素非此理直莫
錯會除此兩會別又如何商量諸上座若會得此語也即會得諸
聖摠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一音演說不會隨類各解恁
麼道莫是有過無過說麼莫錯會好既不恁麼會作麼生說一音演
說隨類得解有箇去處始得每日空上來下去又不當得人事且
究道眼始得他古人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
麼會取僧問遠遠尋聲請師一接師曰汝尋底是什麼聲是僧
聲是俗聲是凡聲是聖聲還有會處麼若也實不會上座吵吵
是聲吵吵是色聲色不奈何莫將爲等閑上座若會得即是

眞實若不會即是幻化若也會得即是幻化若也不會即是眞實
他古人亦向上座道唯我能知除此外別無作計校處上座成不
成從何而出是不是從何而出理無事而不顯事無理而不消
事理不二不事不理不理不事恁麼注解與上座若更不會不如
且依古語好他古人見上座百般不得所以垂慈向汝道將聞持
佛佛何不自聞聞無事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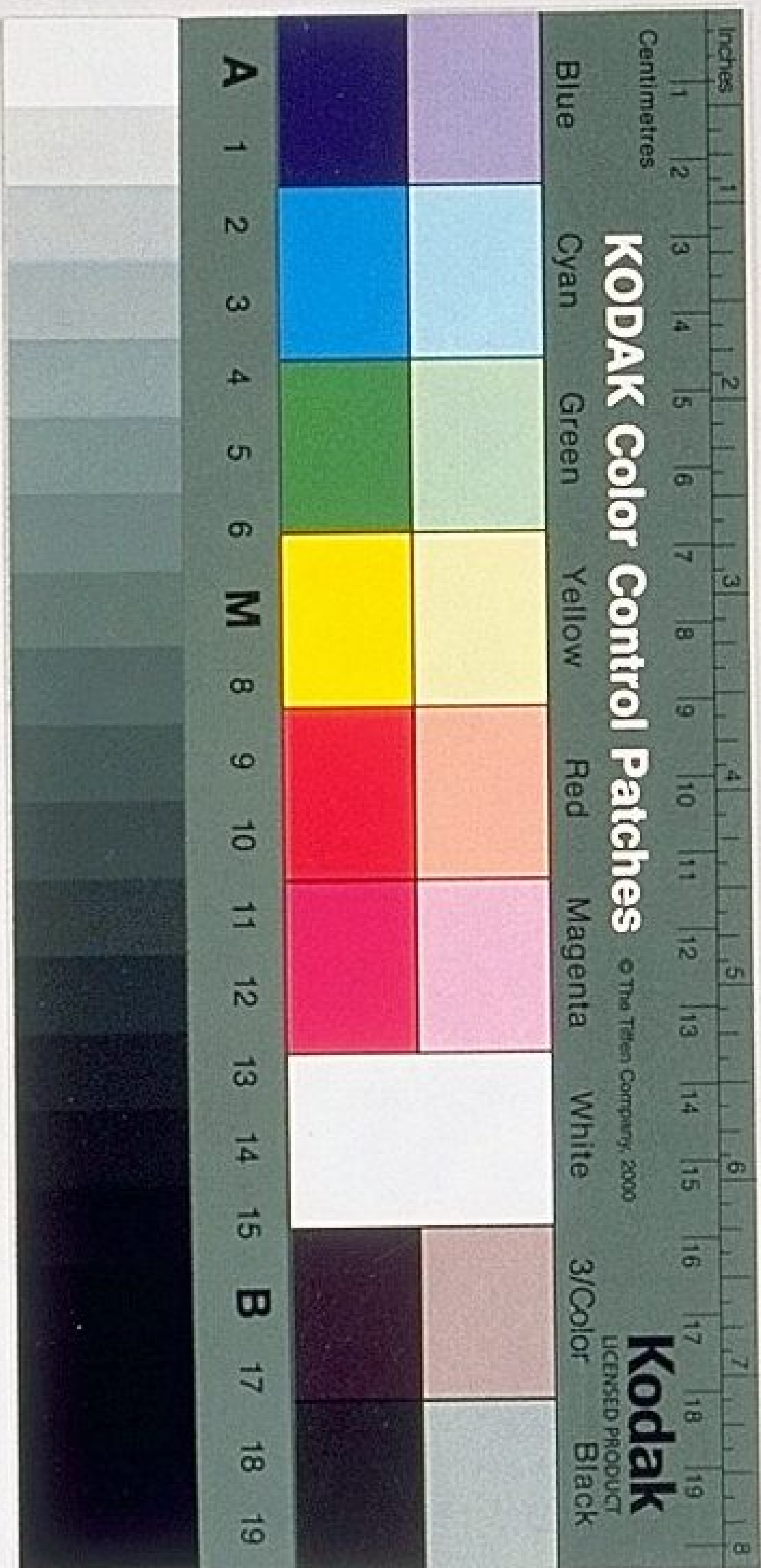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延祐丙辰小比丘希渭趙依
本郡光天聖永盧和尚所
蔵廬山復菴善本命工
繍梓于雲叢寺之禅幽菴




谷村文庫
1-25
ケ-3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LICENSED PRODUCT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Inches
Centimetres
A
M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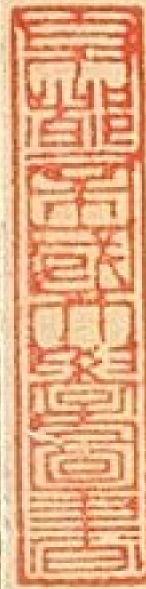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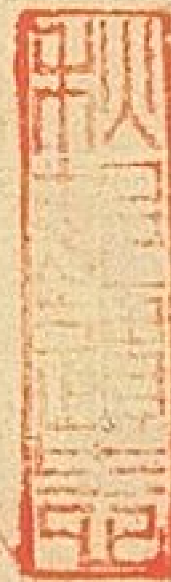
讃頌偈詩

誌公和尚大乘讃十首
誌公和尚十二時頌十二首
誌公和尚十四科頌
歸宗至眞禪師頌一首
香嚴襲燈大師頌十九首
筠州洞山和尚頌一首
潭州龍牙和尚頌一十八首
玄沙宗一大師頌三首
招慶眞覺大師頌二首
漳州羅漢和尚明道頌一首
南嶽般舟道場惟勁和尚覺地頌一首
郢州臨谿和尚入道淺深頌五首
大法眼禪師頌十四首
唐白居易八漸偈八首
同安察禪師玄談十首
雲頂山僧德敷詩十首
僧潤詩三首

梁寳誌和尚大乘讃十首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眞體莫除聲色言





語言語即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遞相
纏繞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爲實定知見性不了若
欲作業求佛業是生死大兆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
本來無異覺後誰晚誰早法界量同太虛衆生智心自小但能
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本同
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眞理相疎更
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沈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不勞
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翻
思覺時與夢顛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徒動
靜兩亡常寂自然契合眞如若言衆生異佛迢迢與佛常疎佛
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間被他二境迴換
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
法本空無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無智
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

報你衆生直道非有即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論虛有
無妄心立號一破一个不居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即本眞如若欲存
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工夫無益幾許枉用工夫不解即心即
佛眞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遮个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
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爲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枉用工夫未悟
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不得執他知解迴光返本全無有誰
解會此說教君向已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欲瘡疣解脫
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亦得似我無憂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即厭苦求樂生

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
迴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卻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求身本
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爲不勞妄心卜度衆生
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著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
可笑衆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鏊求餅不解返本觀麵
麵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愛戀無
著即是解脫有求又遭羅罥慈心一切平等眞即菩提自現若懷
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
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自救己身不了
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空過永劫沉淪生老濁
愛纏心不捨清淨智心自惱眞如法界叢林返生荊棘荒草但執
黃葉爲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強力裝持相好口內
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眞如不少

聲聞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何時了本語默
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墨頭
陀阿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譬
如夢裏度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失卻度船軌則船
師及彼度人兩箇本不相識衆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覺
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
悟解即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堪歎凡夫傴僂八十不能跋踄徒
勞一生虛過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他師口恰似失妳孩兒道俗崢
嶸集聚終日聽他死語不觀己身無常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
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行猖
狂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眞不假分別男女

寶誌和尚十二時頌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

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真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拗不用安排只麽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麽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他家染污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禺中巳未了之人教不至假饒通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文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焰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迴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親疎莫起工夫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居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何用要安真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愚癡作近鄰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音終不久禪悅珍羞尚不飡誰能更飲無明酒沒可拋無物守蕩蕩逍遙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戌狂子興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窒閡廓然無事頓清閑他家自有通人愛

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沒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來任相試

雞鳴丑一顆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

誌公和尚十四科頌

菩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道

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曉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
天眞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沉生老昔時迷日
（一作未）為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為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愚人被他禁繫智
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為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
執有無不達色心無礙菩薩與俗同居清淨曾無染世愚人貪著
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緣起略無人子（一本作為歲偈）一百歲
無智小兒小見有智百歲

佛與眾生不二

眾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身田自有明珠正
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
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翛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翛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禪妄想
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諍無喧不識
無為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眾生一種眾生即是世尊凡夫妄生
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眞門

靜亂不二

聲聞厭喧求靜猶如棄麵求餅餅即從來是麵造作隨人百變煩
惱即是菩提無心即是無境生死不異涅槃貪嗔如焰如影智者
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了達婬慾
性空鑊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翛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六
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平等四海阿誰厚薄無為

大道自然不用將心修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含妙覺聲聞
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
法平等翛然清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眾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自意擾擾顛狂
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真常自疾不能治療卻教他人藥方外
看將為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
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與眾生不二眾生自作分張若欲除
卻三毒迢迢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出入山河無間顛倒
妄想本空般若無迷無亂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為愚
人不了從佗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真如何時得登彼岸智者無惡
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不為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
惱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即是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
無魔心體無形無段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為害堅固猶若金剛不著
二邊中道翛然非斷非常五欲貪嗔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
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無不恛惶法性本無
瑕翳眾生妄執青黃如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
有何須別處思量棄卻真如佛像此人即是顛狂聲聞心中不了唯
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真道轉加鬬爭剛強心裏蚖蛇蝮蠍蟄著
便即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真常死入無間地獄神識枉
受災殃

真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他轉更增他生老真妄
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四衆雲集聽講高座論義浩浩南座北
座相爭四衆爲言爲妙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燋自己元無
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似無智愚人棄却真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
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似洪波不
駕生死船筏如何度得愛河不解真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
二比丘犯律便却往問優波優波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網羅方丈室
中居士維摩便即來呵優波默然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
如空不在內外婆婆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亦無
貪嗔可斷亦無佛道可成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爲
六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非法非律
自制倏然真入圓成絕此四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苦樂心常不改法寶
喻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爲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
浮沈若顛散誕縱橫自在遮莫刀劍臨頭我自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爲色悟即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竟還同
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焰
本非其水渴鹿狂趁忩忩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
至甚如犬吠雷叿叿

歸宗至真禪師智常頌一首

歸宗事理絶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
游三大路欠呿飛禽墜嚬呻衆邪怖機竪箭易及影沒手難覆
施張若工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音聲絶
百妙情難措棄箇眼還聾取箇耳還聵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
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爲心祖體字函涅槃經二十七巻眞師子王晨朝出窟頻呻欠呿

香嚴襲燈大師智閑頌一十九首

授指

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門成孝義人未達莫差池須
志固遺孤疑得安靜不傾危向即遠求即離取即急失即遲無計
校忘覺知濁流識今古偽一剎那通變異嵓峩山岩火氣內裏發
焚巔嵓無遮欄燒海底法網踈靈燄細六月卧去衣被蓋不得無
假偽達道人唱祖意我師宗古來諱唯此人善安置足法財具慚愧
不虛施用處諦有人問少呵氣更審來說衆貴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路逢達道人揚眉省來處踏不著
多疑慮却思量帶伴侶一生參學事無成殷勤抱得旃檀樹

暢玄與崔大夫

達人多隱顯不定露路形儀語下不遺迹密密潛護持動容揚
古路明妙乃方知應物但施設莫道不思議

達道場與城陰行者

理與絶思量根尋徑路長因茲知隔闊無那被封疆人生須特
達起坐覺馨香清淨如來子安然坐道場

與薛判官

一滴滴水一熖熖火飲水人醉向火人老不飲不向無復安卧我折
弓箭踢倒射垛若人要知先去斫鎚人須問我我是阿誰快道

快道

與臨濡縣行者

丈夫咄哉久被塵埋我因今日得入山來揚眉示我至茲眼開老僧手風書處龍鍾語下有意的出樊籠

顯旨

思遠神儀奧精虛履蹤通見聞離影像密際語前蹤得意塵中妙投機露路道容藏明照警覺肯可達真宗

三句後意

書出語多虛虛中帶有無却向書前會放却意中珠

答鄭郎中問 二首

語中埋迹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同風響應機宜無自他宗

呵起駿驊奮迅成龍

語裏埋筋骨音聲染道容即時才妙會拍手趁乖龍

譚道

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

與學人玄機

妙旨迅速言說來遲才隨語會迷却神機揚眉當問對面熈怡是何境界同道方知

明道

思思似有路明明不知處借問示宗賓徐徐暗迴顧

玄旨

去去無標的來來只麼來有人相借問不語笑哈哈

與鄧州行者

林下覺身愚緣不帶心珠開口無言說筆頭無可書人問香嚴旨莫道在山居

三跳後

三明前合掌兩廊下行道中庭上作舞後門外搖頭

上根

咄哉莫錯頓悟無覓之處發言龍驚著小語　呼召妙絶名貌

巍巍道流無可披剥

破法身見

向上無父孃向下無男女獨自一箇身切須了却去聞我有此言人人

競來取對他一句子不話無言語

獨脚

子啐母啄子覺無殼母子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

洞山和尚良价頌一首

無心合道

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

龍牙和尚居遁頌一千八首

龍牙山裏龍形非世間色世上畫龍人人云巧猶不得唯有一識龍人

一見便心息

唯念門前樹能容鳥泊飛來者無心喚騰身不慕歸若人心似

樹與道不相違

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是余肥又無營篋眉

却弟兄　悟了還同未悟人無心勝負自安神從前古德稱貧

道向此門中有幾人　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鬬快龍舟雖

然舊閣於空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心空不及道空安道與心空

狀一般參玄不是道空王作者逢不易看　自小從師學祖宗

閑華猶似纏人縫僧且不假居雲外得後知無色自空　學道

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得真龍後方覺從

前枉用工　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却成魔若今欲得自

成佛無念之人不較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

無迷時恰是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　學道蒙師指

却闢無中有路隱人間饒君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
菩薩聲聞未盡空人人來往訪眞宗爭知佛是無爲一端坐
無心只麼通　此生不息息何時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只緣
無妄想妄除心息是休時　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更一
重悟人有意同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逢　夫人學道莫貪求
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體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亦休　眉間
毫相焰光身事見爭如理見親事有只因於理有理權方便
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却方得名爲無事人　人情濃厚道情
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

玄沙師備宗一大師頌三首

玄沙遊徑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
關舌無言切要辭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奇哉一靈叟那頓許喫喫飛風起引盡落僕迷子爭頭僕設使總
不是蝦蟇大張口開口不開口總是犯靈妙欲識箇中意南星
眞北斗

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從來
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招慶省僜眞覺大師頌二首

示執坐禪者

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無非是處憒
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逍遙曾與慧休隣或泉石
或闤闠可謂煙霞物外人

二、坐禪方便

四威儀內坐爲先澄濾身心漸坦然瞥爾有緣隨濁界當
眞續之交分修持以語從功終至理字論在玄遺一切時中常

澶州羅漢桂琛明道頌一首

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眞豈喻眞虛
眞虛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闕
不假多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唇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
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斯不明翻爲剩法
一法有形翳彼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宗奇特當陽顯
赫佛及衆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撥破面門覆蓋
乾坤快須薦取脫卻根塵其如不曉謾說一年

南嶽惟勁禪師覺地頌二首

略明覺地名同異起復初終互換性海首建增名號妙覺還
依性覺明體覺俱合於明妙明覺妙覺並雙行妙覺覺
妙元明體全成無漏一眞精明覺覺明明所了或因了指失元

聲　三聲　或作　身三身

明明妙一覺覺宗體覺體覺覺性覺覺二同明湛覺圓圓無增減此
中無佛與衆生不覺始終非了了不聞迷悟豈惺惺是稱心地如
來藏亦無覺覺照及無生非生非滅眞如法湛然常住名無名太
虛大覺生靈發點豈聞微塵有漏聲空湛匪離於覺海動寂
元是一眞明覺覺明體爾合靈發覺明遂發致虧盈差之不返名
無覺會之復本始覺生本覺由因始無覺生正覺覺還依合覺明由
他二種成差互遂令淫作賴邪名具含染淨雙歧路覺明含處
異途萌性成無生不動智不離覺覺體本圓成性起轉覺翻生所
遂令有漏墮迷盲無明因愛相滋潤名色根本漸次生七識轉處
蒙圓鏡五六生時並敝覺明觸受有取相依起生老病死繼續行
業識茫茫沒苦海徇流浩浩逐飄零大聖慈悲興救濟權用
處出三聲智身法身起行身還約智身生智行三身融無
二四途歸一體本來平等有齊令眞法印心普現摠圓照遍光

燄燄何依止空性蕩蕩無所停處處示生無生相處處示滅無滅形珠鏡頓印無來往浮雲聚散勿常程出沒任真同水月應緣如響音化群情衆生性地元無染只緣浮妄翳真精不了五陰如空聚豈知四大若乾城我慢癡山高屹屹無明欲海杳溟溟每逐痴隨憍誑友常隨猛獸作悲鳴自性轉識翻為幻自心幻境自心驚了此幻性同陽燄空花識浪復圓成太虛忽覺浮雲散始覺虛空本自清今古湛然常寂寥不得古今凡聖名

郢州臨谿敬脫和尚入道淺深頌五首

露柱聲聲喚猢猻繩子絆中下莫知由上士方堪看

露柱不聲喚猢猻繩子斷上士笑呵呵中流若為見

猢猻與露柱未免東西步任唱太平歌徒話超佛祖

我見匠者誇語默玄妙句不善本根源巧布祇園事

少室與摩竭第代稱揚許我今問汝徒誰作將來主

大法眼禪師文益頌十四首

三界唯心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贈須菩提

須菩提貌古奇說空法法不離信不及又懷疑信得及復何之倚節杖視東西

街鼓鳴

鼕鼕鼕還大功蒲朝入道路通道路通何所至達者莫言

登寶地

示捨棄來京參道

東堂不祈桂蘭華不學僊却來乾竺寺披衣效坐禪禪若效坐得非想亦何偏經云初守非想天不出生死爲報參禪者須悟道中玄如何道中玄眞規自宛然

金剛經爲人輕賤章註云持經者諸佛地也

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不刻彼子爲得倚待不堪孤然仍則鳥迹虛空有無彌忒之恩

僧問隨色摩尼珠

摩尼不隨色色裏勿摩尼摩尼與衆色不合不分離

牛頭庵

國城南祖師庵庵舊址依雲風驟颿飯人相參忽消心終不堪

乾闥婆城

乾闥婆城法法皆爾法爾不爾名相眞執日陵月涼海深山起乾闥婆城是非二矣

因僧看經

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但知看古教

問僧云會麼對不會

會與不會與汝面對若也面對眞箇不會

庭柏盆蓮

一朶芙蓉蓮兩株青瘦柏長向僧家庭何勞問高格

正月偶示

正月春順時節情有無皆含悅君要知得誰力更問誰教誰決

寄鍾陵光僧正

西山巍巍兮聳翠碧澄水澄澄兮練色對現分明有何極

白居易八漸偈并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春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句四言贊之初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我八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眞妄

覺

惟眞常在爲妄所蒙眞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眞空

定

眞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旣濟大悲亦捨苦旣非眞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同安察禪師十玄談 并序

夫玄談妙句迥出三乘旣不混緣亦非獨立當臺應用如朗月以晶空轉影泯機似明珠而隱海且學徒有等妙理無窮

達事者稀迷源者衆森羅萬象物物上明或即理事雙袪名言俱喪是以慇懃指月莫錯端倪不迷透水之針可付開途之寶略序微言以彰事理（作公事范云叢林承行十玄談皆無序引悉是後人濫序其序於同安影堂今）錄之於序

心印

問君心印作何顏心印何人敢授傳歷劫坦然無異色呼爲心印早虛言須知本自虛空性將喻紅爐火裏蓮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本自一作體自）

祖意

祖意如空不是空靈機爭墮有無功三賢固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透網金鱗猶滯水迴途石馬出紗籠慇懃爲說西來意莫問西來及與東

玄機

迢迢空劫勿能收豈爲塵機作繫留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何更有蹤由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撒手那邊千聖外迴程堪作火中牛

塵異

濁者自濁清者清菩提煩惱等空平誰言卞璧無人鑒我道驪珠到處晶萬法泯時全體現三乘分別強安名丈夫皆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

演教

三乘次第演金言三世如來亦共宣初說有空人盡執後非空有衆皆捐龍宮滿藏醫方義鶴樹終談理未玄真淨界中纔一念閻浮早已八千年

達本

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還須達本鄉雲水隔時君莫住雪山

深處我非忘甚嗟去日顏如玉却歎迴來鬢似霜撒手到家人
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還源

返本還源事已差本來無住不名家萬年松徑雪深覆一帶
峯巒雲更遮賓主穆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還鄉曲調
如何唱明月堂前枯樹華

迴機

涅槃城裏尚猶危陌路相逢沒定期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
珍御復名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碧潭空
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

轉位

披毛戴角入鄽來優鉢羅華火裏開煩惱海中為雨露無明
山上作雲雷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金鏁玄關留
不住行於異類且輪迴

一色

枯木巖前差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
蘆花不似他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殷勤為唱玄
中曲空裏蟾光撮得麼

雲頂山僧德敷詩十首

語默難測

閑坐冥然聖莫知縱言無物比方伊石人把板雲中拍木女含笙
水底吹若道不聞渠未曉欲尋其響你還疑教君唱和仍須
和休問宮商竹與絲

祖教迴異

祖意迴然傳一句教中廣布引三乘淨名倒立雷聲吼鶖子
孤潭月影澄鄽市賣魚忘進趣叢林飼虎惹超升雖然同體

雖當作難

權方便也似炎天日裏燈

學難得妙

棲心學道數如塵論得曹谿有幾人若使聖凡無障礙何勞應感摶
元是修真皆然一念邪思起已屬多生欲逸因不遇祖師親指的

臨機開口亦難陳

問來祇對亦不得

莫誇祇對句分明執句尋言誤殺卿只合文殊便是道誇他居
士杳無聲見人須是敲門物知路仍忘喚主名僕若不疑言會盡

何妨默默過浮生

無指的

不居南北與東西上下虛空豈可齊現小毛頭猶道廣變長天
外尚嫌低頭乾四海紅塵起能竭三塗黑業迷如此萬般皆屬
壞更須向前進問書咎公

旨深稱執

雖然術說不風流慚出松門數十秋合掌有時虛問佛折蘆有誰
肯見王侯電光夢世非堅久欲說蒼生豈晚休自蘊本來靈覺性
不能曾便拄心頭

問答須知起倒

問答須教知起倒龍頭蛇尾自欺謾如王秉劍猶王意似鏡當
臺待鏡觀眨眼參差三里遠低頭思慮萬重巒參來此道爭
深見何妨前程作野干

言行相扶

言語行時不易行如烏如兔兩光明寧聞晝夜精勤得非是
貪嗔懈怠生菩薩高猶難說到聲聞焉敢擬論評然無地
位長閑坐誰料龍神來捧迎

句子

一句子玄不可盡颺然會了奈渠何非干世事成無事祖教心
魔是佛魔貧子喻中明此道獻珠偈裏顯張羅空詞有路
平兼麁滴切相招誰肯過

古今大意

古今以拂示東南大意幽微肯易參動指掩頭元是一剎眸拊
掌固非三道吾舞笏同人會不華彎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
印授欲將何見語玄談

僧潤詩三首

因覽寶林傳

祖月禪風集寶林二千餘載道堪尋雖分西國與東國不隔
人心到佛心迦葉最初傳去盛慧能末後得來深覽斯頓悟超
凡衆嗟彼常迷古與今

贈道者

一語眞空出世間可憐迷者蟻循環此生勝坐三禪樂好句長吟
萬事閑秋月圓來看盡夜野雲散去落何山到頭自了方爲
了休執他經扣祖關　來看

贈禪客

了妄歸眞萬慮空河沙凡聖體通同迷來盡似蛾投焰悟去
皆如鶴出籠片月影分千澗水孤松聲任四時風直須密契心
地休苦勞生睡夢中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十九

延祐三年刻梓于
湖州道場禅幽庵

景德傳燈録卷第三十

銘記箴歌

關南長老獲珠吟　香嚴和尚勵覺吟歸寂吟二首

韶山和尚心珠歌

傅大士心王銘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剎那造作還復漂沈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

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浪由斟酌夢幻虛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心銘

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一法誰論薰鍊往返無端追尋不見一切莫作明寂自現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照冥蒙一心有滯諸法不通去來自爾胡假推窮生無生相生照同一欲得心淨無心用功縱橫無照最爲微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將心守靜猶未離病生死忘懷即是本性至理無詮非解非纏靈通應物常在目前目前無物無物宛然不勞智鑒體自虛玄念起念滅前後無別後念不生前念自絕三世無物無心無佛衆生無心依無心出分別凡聖煩惱轉盛計校乖常求真背正雙泯對治湛然明淨不須功巧守嬰兒行惺惺了知見網轉彌寂寂無見暗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明亮萬象常真森羅一相去來坐立一切莫執決定無方誰爲出

入無合無散不遲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無異心不斷貪淫性空自離任運浮沈非清非濁非淺非深本來非古見在非今見在無住見在本心本來不存本來即今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萬法歸如無歸無受絕觀忘守四德不生三身本有六根對境分別非識一心無妄萬緣調直心性本齊同居不攜無生順物隨處幽棲覺由不覺即覺無覺得失兩邊誰論好惡一切有為本無造作知心不心無病無藥迷時捨事悟罷非異本無可取今何用棄謂有魔興言空象備莫滅凡情唯教息意意無心滅心無行絕不用證空自然明徹滅盡生死冥心入理開目見相心隨境起心處無境境處無心將心滅境彼此由侵心寂境如不遣不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明菩提影現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立親疏寵辱不變不擇所居諸緣頓息一切不憶永日如夜永夜如日外似頑嚚內心虛真

對境不動有力大人無人無見無見常現通達一切未嘗不徧思惟轉昏汨亂精魂將心止動轉止轉奔萬法無所唯有一門不入不出非靜非喧聲聞緣覺智不能論實無一物妙智獨存本際虛沖非心所窮正覺無覺真空不空三世諸佛皆乘此宗此宗毫末沙界含容一切莫顧安心無處無處安心虛明自露寂靜不生放曠縱橫所作無滯去住皆平慧日寂寂定光明明照無相苑朗涅槃城諸緣忘畢詮神定質不起法座安眠虛室樂道恬然優遊真實無為無得依無自出四等六度同一乘路心若不生法無差互知生無生現前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詮悟

僧亡名息心銘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

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末在
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
龍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
蔽捨棄淳朴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旣勞役形必損斃
邪行終迷修途永泥莫貴才能日益惛瞢誇拙羨巧其德不弘
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
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翫暫時悲哀長久畏
影畏跡逾遠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
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貴何賤何
辱何榮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愧淨皎日慚明安夫岱嶺同
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菩提達磨略辨大乘入道四行 弟子曇林序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人是大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神慧疎朗
聞皆曉悟志存摩訶衍道故捨素從緇紹隆聖種冥心虛寂通
鑒世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誨邊隅正教陵替遂能遠涉山海
遊化漢魏忘心之士莫不歸信存見之流乃生譏謗于時唯有道育
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後生俊志高遠幸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諮
啟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誨以真道令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
是順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無錯謬如是安心者壁觀
如是發行者四行如是順物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
此略序所由云爾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
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
顯了若也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
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之理入行入者
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
求行四稱法行云何報冤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

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并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智者悟真理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真為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為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悋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為去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為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為稱法行

荷澤大師顯宗記

無念為宗無作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夫真如無念非想念而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而能見無念念者即念真如無生生者即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即超彼岸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求本無念菩提無得淨五眼而了三身般若無知運六通而弘四智是知即定無定即慧無慧即行無行性等虛空體同法界六度自茲圓滿道品於是無虧是知我法體空有無雙泯心本無作道常無念無念無思無求無得不彼不此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解功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一乘理妙中之妙即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剛慧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

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眞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
即摩訶般若眞空即清淨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
之果般若無見能見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名異
體同隨義立名故云法無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眞佛法身
般若能建涅槃故號如來知見知即知心空寂見即見性無生
知見分明不一不異故能動寂常妙理事皆如如即處處能通達
即理事無礙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識不生即如如之力心如境
謝境滅心空心境雙亡體用不異眞如性淨慧鑑無窮如水分
千月能見聞覺知見聞覺知而常空寂空即無相寂即無生
不被善惡所拘不被靜亂所攝不厭生死不樂涅槃無不能無
有不能有行住坐臥心不動搖一切時中獲無所得三世諸佛教旨如
斯即菩薩慈悲遞相傳受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
心同說如來知見至於達磨屆此爲初遞代相承於今不絕所傳

祕教要藉得人如王髻珠終不妄與福德智慧二種莊嚴行解
相應方能建立衣爲法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傳更無別法
內傳心印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非衣不傳於法非法
不受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無生之法無生即無虛妄乃是
空寂之心知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眞解脫

南嶽石頭和尚參同契

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絜
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互迴
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
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
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
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
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

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
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
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
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
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沈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
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
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
待若求真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
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眾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
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
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
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
莫攝莫收是非兩亡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
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
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正入則妙
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
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眾生渾然齊致
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
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
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鑒象照
而常空矣

杭州五雲和尚坐禪箴

坐不拘身禪非涉境拘必乃疲涉則非靜不涉不拘真光迥孤
六門齊應萬行同敷瑩爾初機未達玄微處沈湎掉能所交

離不有權巧胡爲對治驅策抑按均調惛亂息慮忘緣作同死
漢豈宜合閑廢卓壁觀（達磨大師正付法要外要宗智識修心之要啓四門四行匪專一也）馳想頻多妄鄰鋒
那（或掉舉妄想剎那及惛住無記易觀或散亂或出或入不得交互）泓流斂閡無滯木搆如火得水如病得
醫病瘳醫無能火滅水須一念清淨體寂常靈是靈是寂非靈非
寂是非迭生犯過無極前滅後興還如步走患乎不知知則無咎日
由背夜鏡奚照後此則不然圓明通透照而不緣寂而誰守萬象
澒洞太虛閃電摧壞魔宮衝倒佛殿破者得履覺者發見法
界無虛萬象齊輪頓現曠蕩郊鄽或坐或眠既明方便乃號全信吾
聖強說妄符聖言聖言何也要假重宣不動不禪是無生禪又云
若坐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爲定故知歷代祖
唯傳此心祖光既遠六五字幸堪任即述無言言乃曰坐禪箴

永嘉眞覺大師證道歌

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無明實性即佛性
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五陰浮雲
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若
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
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
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
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
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決定
說表眞乘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
色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誰（難一作）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
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貌顇
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
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時終不吝三身四

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
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
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
知識不因訕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
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河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
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卻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
川尋師訪道為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
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
閑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為忍辱仙幾迴生幾迴死生死悠
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
岑崟幽邃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闃寂安居實蕭灑覺即
了不施功一切有為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
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超直

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
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
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股金鐶鳴歷歷不是
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
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
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
漭漭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
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偽學人不了用修行真成認賊將為子損法財
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卻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
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
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
五性皆惺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
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

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
八萬門剎那滅却阿鼻業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
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
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
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
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建法幢
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
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為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
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
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
性即真嗟末法惡時世眾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
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
身不須冤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旃檀林

無雜樹鬱密深沈獅子住境靜林閒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
獅子兒眾隨後三歲即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
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
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氂失千里是即龍女頓成
佛非即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
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
有何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
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沒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
騃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不見
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
宿債饑逢王膳不能飡病遇醫王爭得差在欲行禪知見力
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
無畏說深嗟懞懂頑皮靼多達切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祕

訣有二比丘犯婬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
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此即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
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
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
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
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
真說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螗螂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兔徑大
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為君決

騰騰和尚了元歌

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順
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鄉郡
不用廣學多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煩
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為不能共伊談論
寅朝用粥充飢齋時更飡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
心中了了總知且作佯癡縛鈍

南嶽懶瓚和尚歌

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
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工夫
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嗎嫌云切世間多事人相趁渾不
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
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
著孃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
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薰鍊心是無事
心面是孃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
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
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㨾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

上當作止

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
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
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為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
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
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石頭和尚草庵歌

吾結草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茅草新破後還
將茅草蓋住庵人鎮常在不屬中間與內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
人愛處我不愛庵雖小含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信無
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問此庵壞不壞壞與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
東西基上堅牢以為最青松下明窗內玉殿朱樓未為對衲帔幪
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住此庵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迴
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背遇祖師親訓誨結草為庵
莫生退百年拋卻任縱橫擺了便行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只要
教君長不昧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遮皮袋

道吾和尚樂道歌

樂道山僧縱性多天迴地轉任從他閑臥孤峯無伴侶獨唱無生一
曲歌無生歌出世樂堪笑時人和不著暢情樂道過殘生張三李四
渾忘卻大丈夫須氣槩莫順人情莫妨礙汝言順即是菩
提我謂從來自相背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遮中爭得知特達
一生常任運野客無鄉可得歸今日山僧只遮是元本山僧更若
為探祖機空王子體似浮雲沒隈倚自古長披一衲衣曾經
幾度遭寒暑不是真不是偽打鼓樂神施拜跪明明一道漢
江雲青山綠水不相似稟性成無揩改結角羅紋不相礙或運慈
悲喜捨心或即逢人以棒閭慈悲恩愛落牽纏棒打教伊破恩愛
報乎月下旅中人若有恩情吾為改

一鉢歌

遏剌剌鬧聒聒摠是悠悠造侎徒如飢喫鹽加得渴枉却一生頭
栟栟究竟不能知始末抛却死屍何處脫勸君努力求解脫
閑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菩薩丈夫
語話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捋趂時結褁學攞撥也學柔和也
麤獷也剃頭也披褐也學凡夫生活直語向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
一鉢一鉢歌多中一二中多莫笑野人歌一鉢曾將一鉢度娑婆青天寥
寥月初上此時影空含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
往更莫將心造水泡百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真如地頂上從他
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遮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
盡衆生不生死不生不死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真
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真見聞從來一句無
言說今日千言強為分強為分須諦聽人人盡有真如性恰似黃金在

鑛中鍊去鍊來金體淨真是妄妄是真若除真妄更無人真心
莫謾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弱也著一切無心無染
著亦無惡亦無好二際坦然平等道麤也餐細也餐莫學凡
夫相上觀也無麤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蔕坐亦行行亦坐生
死樹下菩提果亦無坐亦無行無生何用覓無生生亦得死亦
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摠如此離則著著
則離幻化門中無實義無可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病藥語時
默默時語語默縱橫無處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
嗔即喜喜即嗔我自降魔轉法輪亦無嗔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即
水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内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寥寥無
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遮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
在無繩索垢即淨淨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
大千同一真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却亦無藥亦

專當作某

無病、正是真如靈覺見性魔。魔作佛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
魔亦無佛。三世本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青水裏鹹。亦
無凡亦無聖。萬行總持無一行。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妄
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喚時何應者。本來無姓亦無名。只麼
騰騰信脚行。有時鄽市并屠肆。一朶紅蓮火上生。也曾策杖遊
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由來似寄居。他家觸處更清虛。若覓
戒、三毒瘡痍幾時瘥。若覓禪、我自縱橫汩碖眠。大可憐不是顛。
世間出世天中天。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動北邊。若覓法、
雞足山中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不用求專甲。若覓經、
法性真源無可聽。若覓律、窮子不須教走出。若覓脩、八萬
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
次第。篩羅漸入麤中細。只遮麤中細也無。即是圓明真實諦。
真實諦本非真。但是名聞即是塵。若向塵中解真實。便是堂堂出
世人出世人莫造作。獨行獨步空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生
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謾將身入空井。無善惡無去來。亦
無明鏡掛高臺。山僧見解只如此。不信從他造劫灰

樂普和尚浮漚歌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
無窮已。本因雨滴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
他轉變將為異。外明瑩內含虛。內外玲瓏若寶珠。正在澄波看
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
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將漚水類余身。五蘊虛攢
假立人。解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真

蘇溪和尚(即五洩小師也)牧護歌

聽說衲僧牧護。任運逍遙無住。一條百衲瓶盂。便是生涯調度。為
求至理參尋。不憚寒暑辛苦。還曾四海周遊。山水風雲滿肚。內除

麻或作摩

戒律精嚴不學威儀行歩三乘笑我無能我笑三乘謾做智人權立階梯大道本無迷悟達者不假修治不在能言能語披麻目視雲霄遮莫王侯不顧道人本體如然不是知佛去處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生也無喜無憂八風豈能驚怖外相猶似癡人肚裏非常峭措活計雖無一錢敢與君王鬪富愚人擺手憎嫌智者點頭相許那知傀儡牽抽歌舞盡由行主一言爲報諸人打破畫餅歸去

法燈禪師泰欽古鏡歌 三首

盡道古鏡不曾見借你時人看一徧目前不覩纖毫湛湛冷光凝一片凝一片勿背面嫫母臨糚不稱情潸然迴首頻嘉歎何欣欣何戚戚好醜由來那是的只遮是轉沉醉演若晨窺怖走時子細思量還有以我問顛狂不暫迴淚流向子聲哀哀哽咽未能申吐得你頭與影悠悠哉悠悠哉爾許多時那裏來迷雲開行行攜手上高臺

其二

誰云古鏡無樣度古今出入何門戶門門戶戶君看不見時即此爲君全顯露全顯露與汝一生終保護若遇知音請益來達人不得輕分付但任作見面不須生怕怖看取當時演若多直至如今成錯悞如今不省影分明還是當時同一顧同一顧苦苦

其三 六言

古鏡精明皎皎皎皎徧照河沙到處更安名題字除債更有誰家過去未來現在諸佛鏡上纖瑕纖瑕垢盡無物此真空裏蓮華蓮華千朶萬朶朶朶端然釋迦誰云但尸入滅誰云空寂朦蒙若不信鏡中看取三車鹿車牛車時人不識古鏡盡道本來清淨空看清淨是假照得形容不正或圓或短或長若有纖毫俱病勸君不如打破鏡去還消可學赤見杜口毗耶亦不知圓通少剩

傳燈錄三十

由當作苗

潭州龍會道尋徧參三時歌

天涯海角參知識徧咨惠我全提力師乃吁余退步迫省躬郭爾從茲息覩諸方垂帶直差身得處難藏匿棒頭喝下盡參奇縱主奮來看殊特趙州關雲嶺陟築盧峯前驗盡寶據證靈由關萬機橫揮祖刃開三域卷舒重重孰可委休呈識意謾撈揣衲子擴眉碧眼咦黃河倒逆崑崙背爲山平道吾唱馬師奮迅呈圓相戴水投針作後規把鏡持憐看先匠廣陵詞誰繼唱提續宮商調難說石人愠色下鞭趨木馬奔嘶覓天上麗衣金藍田王祝融峯擴湘浪瓷滿月登谿松韻清雲縱龍騰好觀矚

丹霞和尚翫珠吟二首

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遊五蘊中內外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晝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又無蹤起坐相隨常了了黃帝曾遊於赤水爭聽爭求都不遂罔象無心卻得珠能見能聞是處爲吾師權指喻摩尼采人無數溺春池爭拾瓦礫將爲寶智者安然而得之森羅萬象光中現體用如如轉非轉萬機消遣寸心中一切時中巧方便燒覓六賊爍衆魔能摧我山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下幾蹉跎亦名性亦名心非性非心超古今全體明時明不得權時題作弄珠吟

其二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鎮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渟槃泊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還生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挫凡功不減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蛇王口自呈護鵝人奇活賣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爲說聞名勿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觀指

讚寧作鑽

遂家罷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更堪成

關南長老獲珠吟

三界兮如幻六道兮如夢聖賢出世兮如電國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生滅日遷變唯有摩訶般若堅猶若金剛不可讚軟似兜羅大等空小極微塵不可見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而不見謌復謌盤陀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松影下高聲叫自從獲得此心珠帝釋輪王俱不要不是山僧獨施為自古先賢作此調不坐禪不修道任運逍遙只麼了但能萬法不干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香嚴和尚智閑吟二首

勵覺吟

滿口語無處說明明向人道不決急著力勤咬齧無常到來救不徹但要語莫謇切快磨古錐淨挑揭理盡覺自讓請此生事應不說

玄學求他古老吟禪學須窮第心影絕

歸寂吟贈同住

同住道人七十餘共辭城郭樂山居身如寒木心芽絕不話唐言休梵書忘斯盡處身雖喪如來弟子沙門樣深信共崇四塔成（經云菩薩將往 如來之身已於無量阿僧祇劫不受飲食為諸聲聞說先受二牧牛女乳糜 道場時有天人告善生神女二女一名難陀二名婆羅言汝可宜初施食 其金盂有種種瑞相乃用乳糜盛奉獻菩薩食已擲其缽御河中天帝釋收歸天上建塔供養 故名缽塔此天上四塔之一也四塔者一髮塔二爪甲塔三缽塔四牙塔人間亦有四塔一如來生處塔二如 來成道處塔三如來轉法輪處塔四如來涅槃處塔）巍巍置在青山掌觀失參道不虛然脫去形骸甚高尚從來不說今朝事暗裏埋頭隱玄暢不留蹤跡異人間深妙神光節明亮

韶山和尚心珠歌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構珠迥玲瓏無處分往往覺如師子吼師子吼非常義皆明佛性真如理有時往往自思惟豁然大悟心歡喜或造經或造論或說偈兮或說頌若為諸侯運神

通或在凡夫與鄙悋此心珠如水月地角天涯無殊影因迷悟有參差所以如來多種說地獄趣餓鬼趣六道輪迴無暫住此非諸佛不慈悲豈是閻王配交做勸時流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浪失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貞和四年歲在戊子洛陽寄住正琢命工刻梓
捨置于普濟大聖禪師塔所建仁天潤菴廣開
法眼永祝堯年上樂
四恩下資三有法界有情同圓種智者

玉峯敬書

跋

右景德傳燈錄本住湖州鐵觀音院僧拱辰所撰書成將游京師投進途中與一僧同舟曰出示之一夕其僧負之而走及至都則道原者已進而被賞矣此事與郭象竊向秀莊子註同拱辰謂吾之意欲明佛祖之道耳夫既已行矣在彼在此同吾其為名利乎絕不復言拱辰之用心如此與吾孔子人亡弓人得之之意同其取予必無容私又得楊文公具擇法眼以為之刪定此其書所以可信與夫續燈錄遺僧採事而受金則名以亂真者間矣或者猶疑佛祖傳法偈無傳譯之人此夏虫不知春秋也佛祖雖曰傳無傳至付授之曰豈容不知又達磨具正徧知華竺之言盡悉通曉觀其答問安有傳譯耶此如世愚人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便疑楞伽經宋已有之非達磨携至豈不悖哉福州大中寺知藏僧正自以簽亂而來文[illegible]稍道厄募緣

再刊此書以便道俗賚覧和余為序曰書其後紹興壬子初
冬十日長樂鄭昂題

䟽

天童宏智和尚頌

道樞中虛理不我取其名像靈機内發智不我因其化通一念
深徹本源六處具成神用出氣鼻快從佛口生轉聠之間彈指
之頃廓若雷龍破蟄炳如霧豹變文諸方衲子之傳一等文表
之作達磨來不立文字威音後須要師承符合符而規矩相揆
心印心而語默俱到燈燈續焰分照世不斷之光明葉葉聯芳
綴靈種不枯之春色嗣連祖譜師紹誰宗綿綿踵武之人的的
克家之子剛柔可則爛爛憐百鍊之金劃然不移區區抱三獻
之璞不可期也開池得月難其契也擲芥投針出爐鞴而放光
入鉗鎚而成器自得受用相求證明哆哆啝啝底放教舌上毛
生磊磊落落底撥使額頭汗出下拳可畏其勇却來捋虎髭
鬚攙棒作勢且驚看取弄蛇手段相分圓缺應用合宜位列
正偏隨機中矩毫釐有差而天地懸隔絲毫未淨而蝇螘留
連不聞不見以降魔箇非泛泛自呼自應而作主許是惺々區
擔頭事々挑來布袋裏般々著得短長在我寶公杖頭剪刀
節奏由誰萬回懷中花鼓僧伽楊枝舉起大士拍板歌行網
鳳釣鼇也本分工夫撈蝦摝蜆也平生快活應接唇齶之妙
對酬鎚鑿之方電卷之機輪風馳之問答打草驚蛇之句探
竿影草之功啐啄同時心目相照任運騰々而無累平懷坦々
而不羈出家行脚之因緣坐脫立亡之時節紀之編簡如見古
人將以著龜可格後學當諳神契慎勿言求恐[illegible]耳之流通
為身心之障礙比丘思鑑父彰此懷阿祖傳燈欲成其印
入眼要分青白開口莫亂雌黄藤窠無作日纏擔版漢

不嫌人喚輒投同道相與結緣
始從應化經五影物於其二中際會一字族佛
法所載之宗叡祖師所傳之妙旨不是教意而此
祖意之謂矣雖然如離此與薑之外而所傳燈也
此録禪與南方無人較行于東土天下禪林想慕久
矣粤有勢州前太守若江氏琳野學於于詩好讀
于禪木燈之續錯光顯其傳爲筆之矣日兵從
道原後生本朝法營濟大望令知師取有在聯
亦宗侍者於地而發于七百善知識於所嘲來之
樽者歟

貞和戊子八月廿五

南禪札筆士曇謹誌

翰林學士工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文公楊億任秘書監
知汝州日嘗有書寄李維内翰叙其始末師承書云
病夫夙以頑惷獲受獎飾預聞南宗之旨又陪上國之游動靜咨
詢周旋策發俾其刳心之有詣墻面之無慚者誠出於席間牀下
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
浩然罔知所旨仍歲沉痼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辨方位又得雲
門諒公大士見顧蒿蓬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歸宗
雲居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
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風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際
臨際嗣黄蘗黄蘗嗣先百丈海海嗣馬祖馬祖出讓和尚讓
即曹谿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
之請叩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
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

擇之洞分應接之無寒是矣重念先德途中多參尋如雪峯參九度上
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臨際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巖多
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作石頭之裔
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禰矣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徽之
自良由於楚葉拳世忻幸忻幸
侍郎問廣慧和尚尋常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
人踈於財利況南閻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
二施何得勸人踈財廣云幡竿尖上鐵龍頭　侍云海壇馬子似
驢大　廣云楚鷄不是丹山鳳　侍云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
問門僧表澄承云有言天上無弥勒地上無弥勒未審弥勒在什
麼處澄云手上木　侍云罪有所歸澄云知過人難得侍云與取拄
杖澄喝侍云且放過即不可　侍郎問李附馬釋迦六年苦行成
得什麼李云尉云皆於知其重問一盲引衆盲時如何尉云盲侍

不可二字剩字也

云灼然尉便休同光帝問興化和尚云朕收得中原之寶秖是無人
酬價興化云略借陛下寶看帝以手舒幞頭脚興化云君王之寶
誰敢酬價玄覺云秖如興化眼在什麼處若不肯過在什麼處侍
云興化恁麼秖對是肯莊宗不肯莊宗試辨看因僧談道侍郎遂
云道不離人人能弘道大凡參學之人十二時中長須照顧不見南
泉道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犯他人苗稼摘鼻拽迴如今變成露
地白牛躶躶地放他不肯去諸人長須著些精彩不可說禪道之
時便有箇照帶底道理擇菜作務之時不可便無去也如鷄抱卵
若是拋離起去暖氣不接便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根煩
動略失照顧便喪身命不是小事今來受此緣生被生死繫縛
蓋爲塵劫已來順生滅心隨他流傳以至如今諸人等且道若曾
喪失何以得至如今要識露地白牛麼試把鼻孔拽看　侍郎
云玄沙和尚道大唐國內宗門中事未曾有人舉唱有人舉唱盡

大地人總失却性命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且道是甚道理如今假立箇賓主動者兩片皮竪起指頭拈起拂子物成顛倒知見順汝狂意教汝有箇申問處若是明眼人前怎生拈掇得出秪如魯祖和尚見僧來便面壁長慶道恁麼地接人驢年得一箇去我道魯祖也秪是不識羞是他明眼人又爭肯你今來事不獲已與汝諸人作顛倒知見一似結巾爲馬揑目生花上祖道箇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教他恁麼道抑下多少威光且道諸人分上欠少箇什麼雖然如此我若不恁麼與汝知聞你又什麼處得見古人道知恩者少且道承箇甚人恩於此不明閒取露柱去　侍云此事大難釋迦老子三七日中思惟便欲入涅槃被帝釋梵王慇懃三請不得已而許之始自鹿苑終於俱尸羅城中間四十九年大作佛事說五乘十二分教如餅注水後來於靈山會上目視迦葉謂大衆云吾有正法眼已付摩訶大迦葉又云我於四十九年中不曾說一字此是什麼道理若是諸人分上著一字脚不得爲諸人各各有奇特事在喚作奇特早是不中也我道釋迦是敗軍之將迦葉是喪身失命底人汝等諸人且怎生會不見道涅槃生死俱是夢言佛與衆生並爲增語直須恁麼會取不要向外馳求若也於此未明敢道諸人乖張不少

侍舉肇論云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如今山河大地樹木人物擬擬地是同是別若道同去是佗頭頭物物各各不同若道別去他古人又道會萬物爲已且怎生會秪如教中說若有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一時銷隕古德亦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此是甚道理直下盡十方世界是汝一隻眼一切諸佛天人群生類盡承汝威光建立須是信得及方得侍郎臨終前日親寫一偈與家人令來日送達李附馬處

偈曰

漚生與漚滅　二法本來齊　欲識眞歸處　趙州東院西
尉接得偈云泰山廟裏賣紙錢

出天聖廣燈錄第十八卷

延祐三年歲在丙辰四明苾蒭希渭佔倡衣鉢一
功命工依廬山穩菴舊本翻刊于道場禪幽菴
集茲善利上報
四恩下資三有法界有情同圓種智者

景德傳燈錄後序

左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劉　棐謹

傳燈錄鏤行舊矣兵興以来其版灰飛慕心宗者患無其書僧思鑒婺人也泛履橋訪道三十年矣々欲人同悟湼槃玅心而思有以資發之也廣募淨信復鏤其板緇素贊歎而助成焉或曰自心之法無形不從人得初祖釋迦而降無一祖師非嘿契而自證者故達磨直指不立文字少林九年面壁而已雖二祖立雪斷臂一字々不爲說但遮其知見之非二祖因是得正知見豁然大省則二祖々不從達磨言句中入迺自證也且百丈卷席雪峯輥毬魯祖面壁石鞏駕箭道吾舞笏烏窠吹布毛俱胝舉一指古德如此示人甚多不在言句之間故也言句且爾況文字乎心宗要當自參祖師言句於我何與焉余曰不然心灋雖曰無形然遍一切處翠竹眞如也黃花般若也蛙蚓發機管

絃傳心乃至墻壁瓦礫無非說法故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諳
語燕深談實相然則大地皆是悟門孰非此道況明心宗言句
乎況載明心宗文字乎若二者於心宗果無與耶薦福古何為
閣雲門錄而省黃龍心何為讀多福語而悟蓋言詞相寂文字
性空一玄此道耳若即文句文字而見性相之空寂是乃一超而
直入也吾故知是書之流布發明心地者衆矣且鑒之募緣也
台之寧海邑民周氏歎曰吾地有大梨木閣三世矣比歲我家
之人各嘗夢其上有樓閣行廡而無數僧往來於其間每疑之
乃今方悟當刊此錄耶遂捨以梓歟且邀鑒即其家僦工而刊
之既刻周氏夢六僧求已刊者觀焉因問鑒曰此何僧耶鑒曰此
六代傳衣祖師特來證明此事也嗚呼是書用為一大事則宜有感
發之祥以發寤人心余故并列之庶觀者知非小緣而堅其信心元
紹興四年上元日莘慈菴善男子睢陽劉　棐　仲悅序

謂　云

